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香港，我在這裏

——讀張曉風散文《用地毯來記憶》

如是我見 趙陽

這個城市，有七百四十萬人口。不論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港人，還是從四面八方聚集於此的新港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積澱着對香港的記憶。張曉風用文字呈現了一個女作家對香港的獨特感受。在散文《用地毯來記憶》中，她的講述溫婉而又堅定，在理性、理解、理想的話語裏，既有對香港「濃得化不開的情」，又有對家國「厚得舉不動的愛」。這些文字，像極了維港夜空綻放的煙火，讓人賞心悅目之餘，更感到有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帶着藝術的張力叩擊心扉：香港，我該如何愛你？

張曉風對香港之愛，是從赤鱲角機場的服務細節講起的：「香港機場可貴處一般人大概很快就可以注意到，他們會在你寄完行李把大型手推車歸還以後，居然很貼心地再為旅客準備一台小型手推車。」她認為，這樣的人文理念，符合「這個以華人為主的機場」，並提出，這是「兼愛」的現實註腳。對於一個城市而言，「兼愛」是什麼？沒有等級差別，不分高低貴賤，不論厚薄親疏，一視同仁、平等地愛每一個，就是讓生活其中的民眾感受到這種「平等地愛」，這亦是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基於這樣的情感出發，香港機場的地毯，雖然只是「不起眼的淺灰深灰加上淺米和寶藍交錯成的小格子」，卻能勾起作者內心極大的震撼。她在對地毯圖案設計的假想中，巧妙又酣暢地道出了對香港這個城市勞動階層的觀察和強烈情感：這個城市最美的記憶，不是維港的景色多麼迷人、東方之珠多麼璀璨，而是「賺血汗錢的市民」——街市裏賣豬腸粉的阿婆，小雜貨店裏賣的「金黃色的剝好的新會橙皮」，以及車衣廠中的女工。也正是他們，帶着歲月的煙火氣，成為地毯上小瓷磚圖形記憶的香港：「一段艱困、清貧、務實、赤手拚搏的年代，並且記憶汗水、淚水，記憶愛。」

我們究竟該如何愛香港？換句話說，這個城市究竟需要我們去創造和銘刻怎樣的記憶？張曉風在文章中給出了振聾發聵的答案：我們應該讓這個城市的記憶「值得自豪」。這對於深受政治爭拗羈絆、突如其來的疫情侵襲的當下香港，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不論我們從事怎樣的職業，即便我們做着最辛苦最基層的工作，只要我們肯於「務實」、「赤手拚搏」，努力用汗水和雙手創造幸福的生活，為這個城市的「前行」做有益的事，就是在一點一滴編織着這個城市最好的記憶、最美的歷史與未來，就會讓「記憶」值得自豪！香港之所以是香港，也正是因為有一代又一代港人齊心協力、團結打拚，獅子山下有着深深的「我愛故我在」的家國情懷。

有人說，張曉風的文字裏，總流淌着對故國明月鏤心刻骨般的相思。這一點，亦體現在她與香港的情感與記憶裏。她曾在幾年前香港書展的文學講座上提起，一九八三年她到香港浸會學院（今香港浸會大學）教書，正趕上香港遭遇經濟危機，當她望着快被搬空的超級市場，心裏竟像疼惜生病的孩子一般地愛上這塊土地。「那一刻，我在這裏，跟締造了經濟奇跡的香港的中國人在一起。而我，仍能應邀在中文系裏教古典詩，不能做救星，只是『在一起』，只是跟年輕的孩子一起回歸於故國的文化。」但願，前行的路上，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有這樣「疼惜」的心情，傾盡心力，團結一心地「在這裏」，在一起。

情商與暴力美學

閑旅人 陳劍梅

近年，不少心理學的研究證實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運用得宜能有助緩解暴力行為。有一類動作電影，暴力美學通常將關於暴力的視覺刺激呈現為詩意的畫面，觀眾大多數時候不會產生不適的感覺。不少香港影人擅用暴力美學，比如徐克的古裝武俠電影《刀》，就是商業與藝術的完美結合。筆者希望藉此探索情商與電影所描述的復仇行為有何相關。

在電影《刀》中，自小跟隨養父學習煉刀的定安，被推舉為「煉鋒號」的掌門人之後，發現其生父乃被馬賊所殺，帶着父親遺下的一把斷刀，放下青梅竹馬的心上人，毅然踏上復仇之路。可是寡不敵眾，他斷了一臂，還墮崖重傷。崖下幸得村姑相救，康復後知心如幻，願放下復仇之念，與村姑一起平淡地活下去。怎料馬賊再次來犯，把他們二人努力建立的家園全毀。定安忽然在廢堆中找到殘存的刀譜，幾經艱苦練成絕世功夫，一人力敵馬賊，後找到殺父仇人，成功復仇。

《刀》呈現的電影造型美感，絕非血腥及暴力元素所組成，乃是場面調度、攝影、剪輯及劇情結構配合而成。筆者認為現實生活中，暴力絕對不是美事。電影主人公遠離俗世之後，放下偏執，活在當下，樂在其中，卻是情緒智力的功效。電影主人公斷臂後懂得放下，具備相當的人生智慧。可是，殺人時，不用情商，復仇行動亦非控制情緒得宜的效果。主人公後來練成絕世武功，更突破了形骸殘缺的限制。

現實中，這樣的人絕對不需要復仇仍會幸福快樂。放下偏執的橋段出現在復仇之前，便能強調馬賊逼人太甚。最後主人公復仇成功，電影便產生更大的觀影快感。其實單純地渲染流血和暴力行為無助於建構電影的美感。如果我們只着重分析，一部復仇商業電影如何憑復仇取悅觀眾，便不容易察覺主人公本來安分守己的重要性。沒有這種相對「高情商」的橋段，復仇的快意不會顯得強。觀眾可能錯過這一點，但有興趣探索電影的朋友，不可不知商業的考量以外，電影依然是人生智慧的載體。

鄉 情

人生在線 孫克森

最近一有空，總愛往老家跑，有老夥計問我，回到鄉下住得習慣嗎？

其實，我並沒感到有什麼不習慣。我們村曾經是鎮政府所在地，當年的景象依稀可見。這裏五天一個集，東西大街兩旁是天天市，春夏秋三季，幾乎每天都有新鮮水產品和時令蔬菜上市，生活比較方便，也算得上宜居。

我們村人口最多時也就八百人左右，在我十歲之前，村裏全是孫姓，後來又先後遷來了張、曹兩家。這裏民風淳樸，尊老敬賢，鄰里之間禮尚往來、和睦相處。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從去當時的公社駐地讀書開始，我幾乎不曾回老家常住過，一晃四十餘年。退休之後，隔三差五就回來住，少則三五日，多則十來天。入夏前便商定回老家多住一段時間，期盼着過一個囫圇夏天，找一找久違的感覺。

老家的房子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因長期無人居住，加之年久失修，已無法住人。去年進行了修繕，基本滿足了居住條件。修繕後的屋牆，厚度在五十公分以上，新換的門窗，密閉性好，冬暖夏涼。今年夏季已近尾聲，除了很熱的那幾天午晚開開空調外，平時屋裏的溫度並不高。

小院子的地面，大部分都進行了鋪裝硬化，僅留了幾塊小地種菜。栽種了黃瓜、茄子、辣椒、韭菜、芸豆、大葱等大路菜。茄子、黃瓜各種了十幾棵，但果實纍纍，採摘不迭。自己種菜自己吃除了安全、方便，更重要的是它能給人帶來樂趣，從播下種子或是栽下小苗開始，就悉心為它們澆水、施肥、除蟲子，看着它們一天天長大，開花、結果、成熟、收穫，心裏別提有多高興。

鄉鄰們的房前屋後，牆內院外，大都種着各類蔬菜，一來吃着方便、放心，二來還可以互通有無。早晚時分，有幾次看到有人給過往的鄉鄰分蔬菜，或是幾個茄子，或是幾根黃瓜，或是一大把豆角等等，自家吃不了就分給大家，也有鄰居婉拒的，因為自家種着。有的是禮貌推讓，有的則是拌嘴鬥舌，嬉笑中充滿着善意和溫馨。鄰居們看到我們回來，都表示出十分的友好，不斷送些自己種的新鮮蔬菜過來，有時一天竟然好幾撥，茄子、韭菜、葫蘆、黃瓜、絲瓜、苦瓜、南瓜、冬瓜、蓮豆、綠豆、長豆角、春玉米等，品種繁多，根本吃不完。最近幾個月回來住的時間，從來沒有去集市上買過菜。這些蔬菜，都不曾施用化肥和農藥，不光吃着放心，口感也好。吃着自己種的菜，接受着鄰居們的惠贈，整日被濃濃的鄉情環繞着，這種感覺難以用語言形容。

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街道上的路燈就亮了，村民們有的在燈下聊家常，有的在空場上跳舞唱歌，白天有些空落落的村莊，這時開始熱鬧起來。我有時也會加入，聽他們談天說地，談古論今。村民們的土地大部分都流轉給種田大戶了，幾乎每家都有人在離家不遠的開發區上班。交談中，富足感寫在他們的臉上，甜在他們的心裏。

住在城市若干年，雖不是「老死不相往來」，但樓上樓下，甚至對門，不相識、不熟悉，往來甚少，彼此生分。時間久了，大家也習慣了如此冷漠的鄰里關係。而鄉鄰們則不同，不分貴賤，無論貧富，彼此尊重，一團和氣。離開家鄉這麼多年，現在有空回來多住些日子，和童年的玩伴敘舊，和左鄰右舍聊聊天，這份情誼，對於我來說尤為珍貴、倍感親切。

有人說當今社會，人們崇尚功利，沒有多少真情可言。此話雖不盡然，但隨着社會的快速發展，節奏的不斷加快，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都隨之發生着改變。鄰里關係儘管也不那麼單純，但還是比較真實可信。

老家，一個能安放心靈的地方；鄉情，更是千金難買。鄉音濃重，鄉情濃郁，鄉愁悠悠。遠離城市的嘈雜和喧囂，回到老家獨享清淨悠閒的適意生活，真好！

黃雨的夜 爲清潔工撐把傘

HK人與事 阿著

結束手頭的工作，關電腦的時候才留意到，竟已是夜晚九點。抬眼望了望窗外，黑壓壓的，是深夜的顏色。出了公司大門，驚覺外面沒有狂風卻是暴雨。平時在空調開得足足的辦公室，永遠不開的窗子圍住了屋內的冬暖夏涼，卻也隔住了窗外的雨霧露霜。地上早已有了無數的「小水塘」，雨滴濺在裏面，水花蹦得很高。

一個穿着運動裝備的眼鏡男從面前跑過，身上的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手臂上還綁着跑步專用的臂帶。他是出來跑步遇到大雨嗎？還是即使在下雨天也堅持鍛煉？我想，無論如何，在疫情如此氾濫的時候，都不應該讓自己「泡」在這樣的大雨中，因為有可能患上傷風感冒，若是引起發燒，就更糟糕了。

這樣想着，走到了車站。黃雨裏，等車的人都擠在屋簷下，頹唐着。

好不容易等來了一班車，卻不是直達，不願再站在雨中，便上了車。沿途百無聊賴地刷手機。雨水順着車窗流淌，窗外的世界在波浪中，忽而清晰忽而屈捲。

到了銅鑼灣，下車轉乘。雨絲毫沒有停歇的樣子。崇光百貨門口的車站，被一排的士佔據。疫情影響下，的士大排長龍早已不是新鮮事。沒想到的是在這場黃雨之下，深夜之中，打車的人竟也是稀客。

大雨沒有停歇的意思。繼續等巴士，還是去換乘地鐵？當我將目光從遠眺向巴士來的方向收回時，看到一位身穿黃色反光衣，推着平板車的女清潔工向我這邊走來。她沒有傘，沒有雨衣，甚至沒有帽子。路過我的時候，我看到她早已渾身濕透，雨水順着頭髮留下來，眼鏡上全是雨滴。身上的反光衣黏着裏面的白色短袖，緊貼在身上。平板車上，一個空的垃圾桶倒扣着，應該是為了防止雨落進去。還有幾個黑色的塑膠袋，在倒扣的垃圾桶旁。

女清潔工年約半百，推着車走在雨中，走得很慢，很慢。

一輛開往家的方向的車駛過來，的士擋住了它入站的路線，它緩緩靠近着。我回頭，清潔女工向崇光百貨的方向慢慢走，步履有些踉蹌。我向巴士走了兩步，看着清潔工的背影。突然決定不上車了，想跟她走一段，看看能否遇上一家便利店，幫她買一把傘或者雨衣。

◀去年「修例風波」中，「黑暴」損毀公共設施，破壞社會秩序。圖為當時食環署人員在柴灣迴旋處清理路面 資料圖片

不可否認我也有些好奇，為何在黃雨的夜，她沒有任何遮雨的東西，還堅持走在雨裏。

目及之處都沒看到便利店，腦海中搜索着崇光百貨附近的「地圖」，四處張望。突然聽到一聲響，只見女清潔工狠狠摔了一跤。平板車高高揚起又重重摔下，垃圾桶從車上滾落下來，黑塑膠袋散在了地上。

一位距離她比較近的男路人趕緊走過去看，我快步上前，兩人合力攙扶起女清潔工。她似乎有些摔蒙了，站起身看了看我，指了指地上。原來地上有個滿是水的白色塑膠袋，她推着平板車走，可能沒留意，一腳踩到，所以滑了一跤。我幫她撿起垃圾桶放回平板車上後，她又指了指那個白色膠袋，看起來有些着急。我把白色膠袋拾起遞給她，她抖了抖水，把這「罪魁禍首」掛在了手把上，「別再有人摔了。」她說。

這一刻，我突然感覺眼睛裏的雨忍不住也下了起來。

我幫她撐着傘，順着怡和街慢慢走。雨一直下，人們三三兩兩地站在沿途商場的簷下，向我們投來窺探的目光。他們會覺得奇怪嗎？一個努力忍着淚的人，在為一個渾身濕透了的清潔工撐傘？

遮陽傘太小，擋不住兩個人，我便將雨傘向女清潔工的方向傾斜，又怕雨水落在她身上，一路小心翼翼。她也很是客氣，對我說了幾次，她快到目的地了，讓我不用再幫她撐傘。我說，雨太大了，這樣淋雨會着涼的，萬一生病就不好了，特別是在疫情下。見我堅持，女清潔工不再拒絕，我們就這樣走着，我問她為什麼不躲躲雨，她看看我，欲言又止。短短一段怡和街，變得格外長。

快到邊寧頓街，過了馬路，她走到天橋下，對我說她到了。打量四周，塑膠泡沫箱碼得整整齊齊，欄杆上還掛了一些雜物。我幫她把手推車推到橋底，問清楚了她有沒有傘和換的衣服後，和她道別。轉身沒走幾步，眼淚就再也忍不住。

過了馬路，我坐上回家方向的叮叮車，上了二樓坐在窗邊。透過車龍間隙看到，她換了衣服，把濕了的反光衣疊好收起來。在幫她撿起垃圾桶的時候，我留意到垃圾桶清洗得很是乾淨，她應該是一個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條的人吧？在大雨中狼狽地走，也許是出於什麼苦衷。

這座城裏的他們，這一年，真的太不容易了。疫情之前是「黑暴」，城市總是在白天被身穿黑衣蒙着面的人搞得滿目瘡痍，一地磚頭，一地垃圾，然而一夜過後又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人們總是感慨這座城的修復能力，可誰知道，每一個夜晚都是清潔工們在維持着這座城的尊嚴。我遇到過連夜打掃的人，遇到過連夜刷牆的人，遇到過連夜修補地磚的人……想到這裏我看了看自己穿的黑色短袖，這黑色衣服，會否嚇到她？會否是她不怎麼敢和我說話的原因？

昏黃的路燈下，黃雨的街頭，趕路的人們，終將回到家裏。車向着家的方向駛去。衣服和書包都濕透了，卻不覺涼意。

「嘟嘟車」音樂會

市井萬象

八月八日晚，泰國國家旅遊局和企業在曼谷聯合舉辦首場「嘟嘟車」音樂會。湄南河畔，火紅的晚霞與舞台上投射出的五彩燈光，將夜市空地上整齊排列的二百輛「嘟嘟車」鍍上炫彩。

一改疫情以來許多演唱會「雲端」舉辦的方式，這場露天音樂會中，泰國的標誌性交通工具「嘟嘟車」載着觀眾入場，取代了傳統的座位。每輛「嘟嘟車」可容納三人，車與車之間相隔約兩米，停在指定區域。當紅歌手的演唱與歌迷的喝彩聲打破了疫情以來持續了幾個月的寂靜。

新華社